

算盘

戴如祥

收入月报、年报,要从他的算盘珠里拨出来……

社员们一天地里劳作下来,放下锄头便可回家好好养神休息了,可父亲却不得闲,总要见缝插针打着算盘,切换到另一块“田”里耕作。这块算盘,就这样陪伴着父亲熬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,凝聚着他一滴滴汗水与心血。

这块算盘,是父亲刚当会计队里专门新买的,在父亲眼里一直是队里的集体财产,他一直呵护有加。这块算盘,是他最得心应手的工具,我们兄妹无论如何都近不了它的身。校里学珠算,我们只能用一块算珠都要散伙的家传小算盘。有次上课不小心,算盘档松动,算珠撒了一地,同学们都笑话我。第二次上珠算课,我实在忍不住,等他下地干活,我斗胆爬上凳子掂着脚,悄悄地把挂在柱子上的算盘取了下来,偷偷拿到学校里用。父亲回来发现后,狠狠教训了我一顿。他总对我们说“公是公,私是私,不能揩集体的油”,包括放在

专用抽屉里用的纸笔等文具,从不让我们动用。

在脑海深处,我依然能记起父亲伏在煤油灯下,后来在15瓦旧灯泡发出的暗淡灯光下,手上夹着支笔拨拉着算珠,又不时收回指头用笔记着。炎炎夏日的晚上,父亲左手会握把蒲扇,时不时地伸进漆黑的桌子底下,扑打着双腿驱赶着蚊子,另一只手依然打着算盘、记着账。每当夜深人静,父亲打出“噼里啪啦”的算盘声,现在细想起来,犹如演奏家在钢琴上弹出的美妙旋律,悦耳动听,伴我入眠。

父亲的这块算盘,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因积劳成疾而早逝,用了三十多年。估计若能继续活着,这块算盘还会接着用下去。几十年的老物件用下来,也从一个风华正茂的“小伙”到垂垂已老,可除了其“肤色”黯淡了许多,四角的包铁有点锈迹,档位却还未松动,一直没有散架,风骨依然!

为母亲收藏往事

张叶

人上了年纪爱说重话,母亲也不例外,隔一段时间就会跟我说起同一件事。一开始我还提醒她“这事已经说过了呀”,但很快,我意识到:母亲老了,很多事记不住了,我应该顺着她,做那个为她收藏记忆的“百宝箱”,只要她愿意聊,我每次都认真听,并随时为她提供“备份”。

在母亲记忆中,她的童年是最幸福的时光。因为那个年代人们普遍贫寒,衣不遮体的百姓随处可见。但母亲的童年是在“大城市”徐州度过,姥爷做生意,拿母亲当掌上明珠,给她穿绸缎,亲手为她梳油头、戴鲜花,扛在肩上去看大戏。可惜姥爷英年早逝,成为母亲心上永远的伤。姥姥终生守寡,在无数凄苦的日子里,母亲经常幻想:“如果俺爸还活着多好啊……”如果姥爷活着,会让她上大学、嫁进书香人家……每到此时,父亲就很有意见地插嘴:“我也不孬呀!”我知道这是他们的玩笑话,现实中母亲从未嫌弃过父亲,但想着姥爷在世对她的各种宠爱,多少会抚慰一些她幼年失怙的忧伤,弥补一丝温暖。

母亲还时常提起出嫁的情景。那年月,新娘坐的还是轿子,大红印花的轿帘将一方小空间映照得红通通,笼着一个绮丽美好的梦。母亲婚前只见过父亲一次,奶奶家里穷,四个姑姑相貌平平,

母亲一下轿子就“惊艳”了亲戚四邻:“这个家里总算来了个百里挑一的俊人儿!”人们赞不绝口,奶奶和父亲脸上乐开了花。母亲的嫁衣,是姥姥省吃俭用才做成的,棉裤的里子,还是用石榴皮染过的粗布,但俏丽的人是不怕衣服粗陋的。

母亲反复聊起的事,有快乐也有悲苦。每当忆起那些舒心的往事,母亲就微笑很久,而不愉快的往事,就会使她情绪波动。母亲血压高,怕激动,我每每引领着她避开那些沉重的往事,多去想令人舒畅的片段,哪怕这些事已经重复了无数次。“还记得您年轻时爱唱戏,婶子大娘们常常听得入迷……”甜美往事令母亲笑逐颜开。

有时候母亲也意识到自己爱说重话,不好意思地问我烦不烦,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她:听妈妈的故事是一种享受,怎么会烦呢?

想起小时候,爱说重话的是小孩子。比如晚上要听同一首催眠曲入睡,缠着劳累了一天的母亲,让她唱一遍又一遍,“天上布满星,月牙儿亮晶晶……”哪怕母亲困极了,也从没说过烦字。

乌鸦尚思反哺,何况人类呢?只要母亲高兴,哪怕她说再多重话,我也会当做童谣来听。母亲的人生长河,有些记忆浪花已经丢了,还好,我为她收着。

寻爱

听松

一对银发老人
牵手走过
冷清的街头
脚步如此之慢
怕惊扰了落雪的沉寂
那画面
如此温暖
早已驱散
无处不在的寒意

这样的爱
好无奈
这样的情
太沉重

继续找寻吧
又一个春天来临时
努力找寻吧
爱 从来都不是
一个人的事
唯有两情相悦
才会呈现别人眼中
温暖的画面

爱是给予
不是索取
我倾尽所有
却非你想要

针锋相对

苗青 摄

清平乐

方华

清平乐,不是清贫乐。清平乐是一个词牌,自宋起,为词人所常用。清平乐又名醉东风、忆萝月,挺诗意浪漫的,但我还是喜欢清平乐,有一种清馨平淡的尘世味。

乐是音乐的乐,因为清平乐原是唐教坊曲名,取自汉乐府清乐、平乐这两个乐调。开始不知道来由,我就把乐读成快乐的乐。即便现在知道了清平乐的来由,我还是一厢情愿地把乐读成快乐的乐。走过几十年的岁月,感觉还是那些清静平淡生活中蕴藏的一个个小快乐,才是真正的诗意人生。

人世多寻常,少非凡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芸芸众生,难得有什么轰轰烈烈。清静平和地安享人生,才是生活的真谛。当我们偶从拥挤且匆匆的城市生活里抽出身,游旅在一些幽僻的山野乡村,常常会被那里的慢生活

所吸引,感叹那样一种清平的生活是多么安逸美好。

“年年雪里,常插梅花醉。挹尽梅花无好意,赢得满衣清泪。今年海角天涯,萧萧两鬓生华。看取晚来风势,故应难看梅花。”这是李清照的一首清平乐。词人截取早年、中年、晚年三个不同时期赏梅的典型画面,形象地表现了自己一生的哀乐,从而使读者感受到她个人的心路历程以及那个时代的脉搏跳动。年年雪相似,岁岁梅相同,本是寻常的景致,可感悟的心境已变,这其中的喜乐哀忧,只是因我们清平的生活被改变。

“江山残照,落落舒清眺。涧壑风来号万窍,尽入长松悲啸。井蛙瀚海云涛,醯鸡日远天高。醉眼千峰顶上,世间多少秋毫!”元灭金后,元好问感慨故国沦亡,不愿为官,携友游旅山野。这是他在游览东岳泰山时写下的

一首清平乐。词中,元好问发出了对自然美景的赞叹以及对世事得失的闲淡心情,真可谓世间多少秋毫,最美清平人生。

最喜欢的一首清平乐,是辛弃疾的《村居》:“茅檐低小,溪上青青草。醉里吴音相媚好,白发谁家翁媪?大儿锄豆溪东,中儿正织鸡笼。最喜小儿无赖,溪头卧剥莲蓬。”

《村居》一词,用白描的手法,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五口之家清平的生活环境与画面,格外清新温馨。虽然隅居低小的茅屋,但翁媪饮酒聊天,大儿锄草,中儿编鸡笼,小儿卧剥莲蓬,这些琐碎平和的小快乐,朴素安适的村居生活,营造出一份清平人生的大幸福。

“诗到清平能动主。”何必苛求跌宕,也不必嫉羨富贵。殊不知,清平的生活自有其韵,淡泊的人生其乐融融。

红岩石窟

汤青 摄

